

“091”专案，他是“吴良”

圆圆、胖胖的脸庞，熟悉文强的人一眼可以看出，文伽昊跟他父亲很像。经历巨变，文伽昊一度失去生活方向。如今的他，看起来情绪已经稳定。

网上一度传闻他是被警方从国外抓回，文伽昊说，这个说法不对。他说，他确实去过国外，那是11年前的事了。2001年，他被父亲安排去加拿大读大学，但因为不适应，半年后就回来了。他说自己去国外学的是国际贸易，但具体是国外哪所大学，他想了好久，又说因为改了好几次，不记得了。

他记忆力不好。一年前有家媒体的女记者采访过他，记者跟他提起这个女记者的名字，他想了一下，“这人好像是男的吧？”

文伽昊说，他和母亲是2009年8月7日凌晨3点左右从家里被带走的。此前一天，文强在北京被重庆警方控制。他回忆，当时专案组的人说是司法局的，要找文强汇报工作。文伽昊说他和母亲都不信，他们担心，文强干公安多年，有人来报复。

他们报了警。110来了，得知是专案组的人，又走了。通过猫眼看证件后，文伽昊开了门。他先被带到重庆沙坪坝看守所，待了几个小时，又被带到北碚看守所，在那待了10个月左右。

文伽昊说，被羁押期间，专案组主要问文强跟公安局和市政府的哪些领导有交往。

在看守所，他被取了化名，叫吴良，091专案组的。091专案正是文强的案件，是2009年1号大案。据公开资料显示，当时专案组有几十个。



文伽昊，重庆打黑1号大案主角文强的儿子，父亲被抓后他也被羁押10个月左右。

在朋友眼里，他是个宅男。面对记者时，他话很多，语速很快，挺着个大肚子，让人感觉像个憨厚而单纯的大学生。他叫文伽昊，他的父亲是文强，重庆司法局原局长，2009年重庆打黑1号大案主角，打黑中的标志性人物之一。文强被执行死刑后，文伽昊极少出现在媒体视野里。

12月3日，他跟记者讲述这几年的人生际遇。在父亲离世、母亲坐牢、他独自一人面对社会的情况下，他是如何生活的？



文强被捕

文强之子讲述这几年的人生际遇

曾被羁押10个月左右，在看守所被打，出来后没工作、没女朋友  
他说记住了父亲的话

“不会因此仇恨社会”

2 被“遗忘”了4个月

文伽昊说，在监舍，有人问他，091是什么意思？他就说是2009年1月的案子。但后来还是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。

他说，在看守所期间，他没坐“老虎凳”，但有次被打了。

他说，那次专案组提讯、做笔录，他说了一点点，笔录却写了很多，他不签字，结果被打，“后来看守所的人出来，把我们分开了。之后这批人再没来过，专案组另派了一批人”。

2009年12月份，专案组来了个领导对他讲：“吴良，今天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，经过查证，你跟涉黑组织没有太大联系，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。”

文伽昊说，他吓了一跳：“我怎么又跟黑社会联系上了？没有太多关系，那不是还有一点点嘛？你们要搞清楚哦。”他跟对方说，自己最初是以涉嫌“窝赃”被抓的，“对方回答说会查清的”。

2010年1月至5月，大约4个月时间里，专案组没有一个人来见他，他好像被遗忘了。

这期间，外界盛传文伽昊失踪了。家里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家人为他请了律师，但文伽昊说，他直到出去也没见到这个律师。他不知道家里的信息，不知道父亲的消息，不知道母亲的消息。

时间久了，文伽昊说他有点恐惧：他们是不是把我忘在这儿了？

5月中旬左右，他写了封信，要看看守所转给专案组，问是不是忘掉了他，“这里还有个人啊”。

他后来才知道，他父亲的案件2010年2月2日一审，4月份一审宣判判处死刑。2010年5月21日，文强案二审宣判，法院驳回上诉。

6月2日，文伽昊被带回沙坪坝看守所。两三个检察官站在那儿，给他念了法律文书，说他涉嫌掩饰转移非法所得，但是微罪不诉，然后释放了他。

3 最后一面，向文强磕3个头

从看守所出来，文伽昊说他头脑一片空白。他说，出去前一两天，专案组的人问他出去后去哪儿，他说去九龙坡杨家坪的舅舅家。

出去那天，他舅舅来了，舅舅辖区的派出所也派人来了，直接把他送到九龙坡。

在杨家坪待了一个月，2010年7月7日，文伽昊和他阿姨接到通知，要他们一大早赶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见文强。重庆三中院是文强一审审判的地方。

见到法官，文伽昊问：“是复核下来了么？”法官含糊地答了一句：“应该没这么快吧？”

重庆三中院一个大厅里，几十个人等在那儿，有法警、武警、法官、专案组的人。文伽昊说，过了一会儿，父亲戴着脚镣手铐出来了。

他迎上去叫了一声爸爸，然后一起聊了10多分钟，“当时周围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，干扰很大，气氛很不好”。

他说，父亲跟他说，要他对母亲好一点，要他找份工作，找个女朋友，结婚生子，还说了那段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不要仇恨社会，不要受他的事情的影响，不要去恨别人。

文伽昊问父亲：复核下来了么？文强没回

4 过年的鞭炮声中，他喝醉了

在舅舅家，文伽昊看到了母亲养的贵宾犬“雪梨”，抱着它哭了一场。他说，父亲母亲不在身边，他把“雪梨”看做一个孩子。

2010年7月，他去看在女子监狱服刑的母亲，特意带去了母亲和“雪梨”的照片。

他说，当时母亲看起来精神很差。他安慰母亲，母亲则反过来安慰他，要他好好生活，小心一点。之后他每个月去看母亲一次。

刚从看守所出来时，他全身长了疱疹，“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”。后来，他在舅舅家用中药泡水洗了一个月的澡。

他说，在舅舅家，街道办、派出所、专案组的人经常去找他，“他们要我最好不要离开重庆，去重庆主城区要跟派出所讲”。

文伽昊问：“为什么？我出来了，还没有自由吗？”对方回答说：“是关心你。”

答。文伽昊说，他当时想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，因此没有说太多。

见面结束时，文强跟他说，孩子，你给我磕头吧。文伽昊说，自己当时也没在意，跪下磕了3个头。

这天，文伽昊接到干爹的儿子张洪西的电话，对方说你父亲已经被执行了。

“不可能吧？上午还见了面。”文伽昊说他一下子急了。后来他看到报道，才知道确实是真的。他后悔自己的后知后觉，其实那就是临刑前的最后一面，征兆很明显。

这天下午，张洪西陪他去重庆市公安局拿领骨灰的证明。

他们赶到殡仪馆时，工作人员快下班了。他们总算找到一个工人，但没有骨灰盒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们买了一个骨灰盒，将文强的骨灰放了进去。

文伽昊说，他没把骨灰领出来，将它寄存在了殡仪馆，“要再找机会将父亲下葬”。

记者问他，怎么理解最后见面时文强说的那些话。他说，他记住了这些话，“我不会因此仇恨社会”。

其间，他准备去成都看朋友，但派出所的人说不要去，他就没去。

他说，有次他去巴南看爷爷的坟，结果有专案组的人打电话给他：“小文，你怎么去巴南了？”

在舅舅家，他喜欢待在家里，不出去，睡觉的时间特别多。

他窝在家看电视。他本来很喜欢上网，但那段时间很少碰电脑。偶尔上网，也只看体育新闻。他有意不去看那些关于文强的新闻。

文伽昊的干爹说，小文被抓前不抽烟不喝酒，在里面学会了抽烟，出来后又学会了喝酒，“太苦闷”。

2011年春节，他是在舅舅家过的。他说，那是个很郁闷的年。在烟花鞭炮的喜庆气氛里，他喝醉了。

他基本不跟外面的人来往，经常有一些朋友来看他，他不时会喝醉。

5 想去朋友那上班，被婉拒

2011年四五月份，文伽昊回了家。

面对凌乱而空荡的房子，他说自己很迷茫，很伤感，感觉失去了人生的方向。他在家抽烟，有时坐在阳台上发呆，以至于烟经常燃完了又熄灭了都不知道。他睡在父母的房间里，经常睹物思人，抽烟越来越凶。他说自己现在每天大概要抽一包烟。

一个朋友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就搬到他家，陪他一起住。

在很多熟悉文伽昊的人眼里，他是比较闷的。张洪西经常跟他一起玩。张洪西说，文伽昊是个宅男。他喜欢打游戏，特别爱打一款叫做Dota的游戏。他还很喜欢在网上跟人聊天。

2005年，他大学毕业，想跟朋友一起开个网吧。他说父亲没同意，后来有人邀他开酒吧，他也没敢跟父亲开口，“父亲希望我找个朝九晚五的工作，但我不喜欢”。

2007年，跟他家相交20多年的干妈开了个公司，让文伽昊在那儿挂了高层职务，但他很少去上班。2008年，文伽昊得到父亲的默许，去朋友开的网吧里参了一股。网吧在重庆大渡口那边，他说特别喜欢待在那儿。

文伽昊说，他被抓后，因为警察隔三岔五去检查，那个网吧生意很快一落千丈，最后不得不转卖。回家后，有段时间，文伽昊很想改变每天无所事事的状态，找份工作干干。

有次跟一帮朋友聚会，他说想去上班，然后就问一个朋友，你那公司要不要人？“那个朋友说上班没问题啊，可以给个职位，先领工资，但是你刚出来，先休养一段时间，把身体养好。”文伽昊说，他知道这是婉拒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但后来一想，网吧的事情都牵连了别人，现在去人家公司上班，是会给别人添麻烦的，于是也就理解了。此事再无下文，他不敢也不愿再跟别人说工作的事情。

现在，他经常去干爹干妈家玩。他的干爹干妈因文强案被判刑，已经出狱。

他说，他现在的的生活是单调枯燥的，经济方面主要靠亲戚和朋友接济。

他现在没有女朋友，以前谈过一个，但没谈成。“对方父母知道我是文强的儿子，要她跟我分手。”文伽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据《潇湘晨报》